

目 錄

變節者.....	一
但勃斯之夢.....	三七
呀！呀！呀！.....	七一
患癩病的郭老.....	九
北極圈內的西囊.....	一一九
鍾阿忠.....	一四九
一千打.....	一十一
殺人.....	
附錄.....	
傑克倫敦自述.....	

關於傑克倫敦.....

變

節

者

原书空白页

現在我將起身去工作，

願主使我莫要怠惰。

如果我在今晚之前一命嗚呼，
願主垂鑒我的工作實無訛誤。

阿門。

「喬納，如果你再不起來，我一點東西也不給你吃了！」

這威嚇對於那孩子並不發生效力。他固執地追求着那甜蜜的黑醋鄉，正如一個作夢者追求着他的好夢一般。那孩子的兩手鬆鬆地握着拳，無力地癱壁地向空中擊了幾下。這幾下原是想擊着他的母親的，但是她很熟練地避開了牠們，一邊用力去搖他的肩膀。

「讓我安靜一會兒吧！」

這一聲叫喊自睡眠的深淵中嗚咽出來，突然高揚，成了一種動人心魄的激忿的哀號，繼而又抑沉下去，變成了一種含糊的悲啼。那是一聲野獸似的叫喊，一個苦惱的靈魂的叫喊，其中充滿着無窮的苦痛和抗議之意。

可是他的母親却不管這些。她是一個眼光憂鬱，神色疲乏的婦人。她每天必須去催促她的孩子起牀，她已習慣于這工作了。她伸手抓住了那條蓋被，就想把牠扯下來。但那孩子的兩手立即從空中縮了回去，拚命緊抱着被頭。他在床頭縮成一堆，他的身上依然蓋着被頭。于是她企圖把那蓋被扯到地上去，那孩子也和她爭持着。她鼓着勇氣，用了全身之力去扯，那孩子和蓋被就鬆動了，慢慢兒被拖出來；那孩子本能地緊貼着那被頭，以躲避房中的冷氣。

當他隨着被頭滾到牀邊的時候，他似乎快要頭朝下脚朝天倒地跌下來了。但是一意識，在他的心中閃了一下，他立即翻身坐了起來，搖搖擺擺地平衡着他自己的身體。接着，他就把他的兩腳放到地上去。他的母親立即去握住了他的肩膀，搖了他幾搖。於是他的拳頭又射出來了，這回射得比前次更急更有力。同時，他的眼睛也睜了開來。她就放了手。他是完全醒了。

「好好，」他喃喃地說。

她拿了房中的燈，急急地走了出去。

「你恐怕要被扣工錢了，」她回頭來警告他說。

他留在黑暗中，穿好了他的衣服，就回廚房裏走去。他雖然是一個又小又瘦的孩子，他的脚步却是異常的沉重。他的兩腳艱難地曳着全身的重量走路；這似乎難以令人相信，因為他的身體是瘦得皮包骨頭的。一進廚房，他就拖了一把破舊的椅子到桌旁去，接着就坐了下去，預備進他的早餐了。

「喬納！」他的母親銳聲地叫了。

他就忽的立起身來，一聲不響地走到水槽那邊去。那是一隻油膩而污穢的水槽。從牠的出口處，常有一股污氣沖上來。但他並不注意這些。水槽而有臭味，對於他彷彿也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正如肥皂拖泥帶水而不易發生泡沫，也是一種自然現象一樣。他也並不怎樣努力去使牠發生泡沫。他只在龍頭中放出來的冷水中沖洗了幾下就完事了。他並不刷他的牙齒；他甚且沒有見過一枝牙刷，他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的人類每天要幹那樣的蠢事——刷牙。

「你總得不用別人通知，每天自動地盥洗一回才好，」他的母親抱憾地說。

她正捫着水罐上的破蓋，右側倒出兩杯咖啡來。他也並不聲辯，因為這是他們間的一種永久的爭執；他的母親頑石樣地固執着，他必須每天洗一回面。他在一條油膩的污穢的搖樓的毛巾上揩乾了他的面孔，那毛巾在他的面上留下了許多縷的蘇的纖維。

「我很希望我們並不住得離廠這樣的遠，」她等他坐下了就開口說。「你知道，我總是盡着我的全力來謀全家的幸福的。但是房租上每禮拜可省下一塊錢，是多大的一筆款項呀！並且我們在這邊所住的房屋也比較寬大。這點你是知道的。」

他並不怎樣留心去聽她。這些話他以前都已聽過了，聽過多次了。她的思想的範圍是有限的；她老是悲嘆着他們的住處和工廠相離太遠，以至感到十分的艱苦。

「省下一塊錢就可多買一些食物，」他簡潔地說。「我得快些走路，去掙得這食物。」

他急匆匆地吃着他的早餐，把麵包嚼個半碎，就和着咖啡囫圇吞下去了。那熱而污濁的液體，說是咖啡，喬納也就以為牠是咖啡——頭等的咖啡了。這乃是他僅有的一種享樂。在他的「一生」中，他並沒有喝過真正的咖啡。

除了麵包之外，他的早餐還有一小片冷豬肉。他的母親又給他斟滿了一杯咖啡。當

他快要將麵包吃盡時，他期待着他的母親再給他一些食物。但她打斷了他那希冀的目光說：

「喬納，不要猶獵似的貪食了！你已得了你的一份。你的弟妹們比你小呢。」

對於這吐責他也並不答辯。他不是一個饒舌者。他也不再希冀更多的食物了。他是不作不平鳴的，他已在那可怕的學校（工廠）裏學會了一種可怕的耐性。他喝乾了他的咖啡，用手背揩了一揩他的嘴巴，就準備立起了。

「等一下，」她急促地說。「我想那塊大麵包上大概還可以割下一小片來給你吃。」她在她的動作中施了一些遮眼法。在表面上，似乎她從那藏在麵包匣內的大麵包上割了一片下來，其實她給他的却是她自己應得的兩片中的一片。她以為他已受了她的騙，其實他早已看破了她的手法。不過他還是坦然地把那片麵包取來吃了；因為他相信，他那多病的母親是吃不下多少的。

她見他在嚼着那乾麵包，就伸手把自己杯中的咖啡倒入了他的杯中。

「今天早上我的胃口似乎不大好，」她又下了一句解釋。

遠遠地傳來了一聲延長而尖銳的汽笛聲，他們倆就立即站了起來，她向放在架上的

洋鐵鬧鐘一響，那兩只針正指着五點半。在工廠裏勞動的其餘的人，都正在從睡夢中醒來。她在肩上披了一條圍巾，在頭上戴了一頂難看的古舊的褐色小帽。

「我們非跑不可了，」她說；一邊旋下燈芯，吹熄了那煤油燈。

他們在暗中摸索出去，走下了樓梯。外邊的天氣是清新而寒冷；喬納初與外邊的冷空氣接觸的時候，戰慄了好幾下。天上的星光還沒有減色；城市完全躺在黑暗之中。在途上，喬納和他母親兩人的腳都拖着地走，因為他們腿上的筋肉並沒有高舉闊步的豪氣。

默默地走了十五分鐘，他的母親就向右轉彎了。

「不要耽擱了，」這是她從那正在吞沒她的黑暗中發出來的最後的警告。

他並不作答，只是矜矜地向前走去。在那工廠區內，各處的門都在打開來；不久他就雜在一羣人中，在黑暗中一齊向前推進。當他走近工廠的大門時，汽笛又叫了一次。他回頭向東一望，看見一片魚肚色的白光正從那些參差不齊的屋頂上爬上來。他所看到的白日，只有這一點，因為他立刻就跟着大家進廠去了。

廠內有許許多多長排的機器，喬納就去站在一排中。在他的前面，在一只充滿着小錠子的櫃子上面，有許許多多疾轉着的大錠子。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小錠子上的麻線繞到這

些大錠子上去。這件工作是簡單的，所需要的只有敏捷。那些小錠子上的藤線是完得這樣的快，而使牠們告罄的大錠子又是那樣的多，以至管理牠們的人一刻也沒得空閑。

喬納機械地工作着。當一個小錠子因藤線告罄而躍出來時，他就用左手當作制動機，去阻住了那大錠子，一邊用大姆指和食指去捉住那飄揚的線頭。同時，又用右手去捉住一個小錠子上的鬆着的線頭。兩手的這種不同的動作，必須敏捷地在同一的時間完成。於是他把那兩個線頭繫了一個「織工結」，左手一鬆，錠子又呼呼地疾轉起來了。所謂「織工結」，其中並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有一次，喬納曾誇口說，他就是在睡着的時候也會繫牠們的。這也是的確的，有時候，他做着繫結的夢，繫着無數的不絕而來的「織工結」，在一夜裏彷彿勞動了好幾世紀一樣。

同廠的孩子們有的在偷懶，當那些小錠子上的藤線告罄時，他們並不把新的接替上去。廠中爲要防止這種耗費時間和機器的情形，特地設着許多監工的人。喬納身旁的那個孩子正在偷懶，被監工的瞧見了，就給了他一記耳光。

「你看那邊的喬納——你爲什麼不和他一樣呢？」那監工怒氣勃勃地質問他。

喬納的那些錠子正在以全力工作着，但他對於那間接的稱贊並不感着怎樣的喜悅。

從前也曾有過這樣的時候……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當他聽見人家把他舉出來當作光榮的模範人物時，他的淡漠的臉上並沒有甚麼表情。他是一個十分完善的工人。這個他是知道的。人家也時常這樣告訴他。這已成了一句平凡的話，對於他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從完善的工人，他已進而成為一部完善的機器。若是他的工作發生了訛誤，那末，正和一部機器出了岔子一樣，必然是由於所用的材料不合的緣故。如果他偶然要犯謬誤，那末，我們該知道，一副完善的模型偶然也要製出不完善的物品來的。

這也無須驚奇。因為在他的一生中，他是無時無刻不和機器保持着密切的關係的。他是依靠着機器而生長的；他幾乎可說是由機器養育成長的。十二年之前，就在這同一的工廠的紡織間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喬納的母親忽然暈倒了。他們把她安放在地板上，四圍着那些叫罵着的機器。那工頭叫兩個中年的女工放下了她們的工作，前來幫忙；他自己也在旁協助。在幾分鐘之後，那紡織間中就加添了一個不是從門戶中進去的靈魂。這就是喬納。他出世的時候，耳中就充滿着那些紡織機的撞擊聲和砰礮聲；他的第一口呼吸就吸入了那潮濕而溫熱的空氣和那空氣中飛揚着的苧麻纖維。因為要驅除這些侵入他的肺內的纖維，他在出世的第一天就咳嗽了，以後就永遠有了咳嗽的毛病。

在喬納旁邊的那個孩子被監工打了一記耳光，就嚶嚶地啜泣着。這孩子因憎恨那立在遠處惡狠狠地監視着他的監工而臉上起着瘡癍；但他的錠子却已沒有一個空着了。他向着他面前的那些疾轉着的錠子喊了許多可怕的呢訕；但那聲浪並不能傳到六尺以外，因為那些機器的叫囂聲把牠抑制着，就像有一座牆壁把牠擋住着一樣。

對於這一切事，喬納一些也不加以注意。他的生活態度是「逆來順受。」並且那樣的事件他已反覆地見過多次了，所以也就不覺得什麼。在他看來，反對那監工的，是和反抗一部機器的意志一樣地無效的。人家裝設了一部機器，要牠按着一定的方法，去做某些一定的工作；你決不能改變牠的作用。監工的也是如此的。

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工場中起了一種騷動。不知怎樣，這騷動霎時間就傳遍了各處。一個只有一條腿的孩子，本在喬納的另一邊工作着的，迅速地蹣到了一只空着的櫃子旁邊，連着拐杖跳了進去，就完全不見了。廠裏的廠長正同着一位青年人慢慢地走來。這位青年人的服裝很講究；他是政府派來的「檢查員」——而在喬納的眼光中，他又是一位紳士。

他一邊巡行着，一邊仔細觀察着那些孩子們。他的銳利的眼睛看到了喬納一旁的空

着的機器，但他並不說什麼話。喬納也被他瞧見了，他就突然停止前進了。他曳着喬納的臂膊，使他離開那機器一步；但他（檢查員）驚異地叫了一聲，立即又放下了那只臂膊。

「瘦得可以，」廠長不安地笑道。

「和旱煙管一樣，」是那檢查員的答辭。「你看這兩條腿。這孩子已得了軟骨病——雖然還在初期，但他確已得了這病。如果他將來不死於癩痢，那末，必是因為肺癆已先取了他的命。」

喬納默默地傾聽着，但並不了解。並且他也無暇去管那些未來的病痛。眼前的那位檢查員，却使他感着一種迫在眉睫的更嚴重的厄運的威脅。

「現在，我的孩子，我要你老實告訴我，」那檢查員向着喬納的耳邊盡力大喊，因為他要壓倒四周的機器的叫囂聲，「你是多大年紀？」

「十四歲，」喬納高聲打着謊語。他賊得太用力了，以至不能自禁地乾噎了好一陣，把那半天中侵入他的肺內的葶蘆纖維噎了一些出來。

「看他的樣子至少有十六歲了，」廠長說。

「不如說六十歲吧，」檢查員插嘴說。

「他的樣子老是這樣的。」

「在這裏多久了？」檢查員急急地追問。

「多年了。一點也不見長大。」

「也不見得變小吧，我敢說。我猜想這幾年中他一直在此地工作？」

「有時在此，有時不在此——但都在新法令頒佈以前，」廠長急急地申明了一句。

「機器閒着？」檢查員指着喬納旁邊無人管理的機器發問；那部機器的一部份錠子正在瘋狂地飛舞着。

廠長做了一個手勢，把那監工的招了過來，一邊指着那部機器，一邊向他的耳邊喊叫道：「望那邊看！」接着，他回報檢查員說：「那機器是閒着的。」

他們走了過去，喬納就回頭去作工；他所害怕的厄運沒有落下來，所以他的心中就輕鬆了一些。但是那個一條腿的孩子卻沒有這樣僥倖。那眼光銳利的檢查員一舉手間就把他從櫃中拉了出來。他的嘴唇在顫動着，他的臉上表示着他已遭遇了一種深重的不可藥救的災殃。那監工的露着驚奇的臉色，彷彿以前從未見過這個孩子一樣；廠長的臉上現着震恐和不悅的表情。

「我認識他的，」檢查員說，「他現在只有十二歲。在最近一年之內，我已把他趕出了三個工廠。這是第四次了。」

他又回過頭去向那一條腿的孩子說：「上次你曾經答允我，立誓去進學校了。」

那一條腿的孩子流淚哭了。「請原諒，檢查先生，我們家裏新近死了兩個嬰孩；我們實在窮得沒有辦法。」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咳嗽？」檢查員質問他，彷彿他犯了罪似的。

那一條腿的孩子辯解說：「沒有什麼。上禮拜我得了一些感冒，檢查先生，因此時常要咳嗽。」

最後那一條腿的孩子跟着那檢查員走了出去；那位不安的抗辯着的廠長也陪了出去。此後單調又籠罩了下來。那悠久的上午和更久的午後終于過去了；放工的汽笛聲響了。當喬納走出工廠的大門時，黑暗早已光臨了。在這中間，太陽已在天空中巡行了一週，在世界上洒滿了牠的慈愛的光熱，自西方的那些參差不齊的屋頂上落下去了。

一天之中，只有晚膳的時候，喬納才得和他的弟妹們相會。他的樣子和他們的相差很遠，他已非常的老氣了，而他們却幼小得可憐。他對他們的過分的稚氣，覺得很不耐煩。他不

能了解他們。他的童年時代久已消逝了。他很像一個煩躁的老人，他厭惡那些孩子們的騷擾，他覺得這些都是可惡的癡呆的表現。他一邊忿忿地默默地吃喝着；一邊又想他們不久也不得不去作工了，於是心中的怒氣才平了一些。他想，工作將消磨了他們的銳氣，而使他們變得和他一樣的莊重而沉着。這樣，喬納沿襲着一般人的慣例，也把自己當作了測量萬物的尺度。

在進膳的時候，他的母親又囉囉囁囁地反覆申說着，她正用她的全力來謀闔家的幸福；所以那寡薄的晚膳一告終了，喬納就彷彿釋下了一擔重負似的，立即推開坐椅站了起來。他一時又想去睡覺，又想到門前去；他躊躇了一會，終於走出了大門。他並不走到遠處去。他在門前的階石上坐下了；他的兩腿蹣縮着，他的窄狹的肩膀無力地向前低垂着，他的兩肘放在膝上，而用手掌支着他的下巴。

他這樣坐着，並不在作什麼思考。他只是休息着。如以他的腦筋而論，那簡直與睡着無異。他的弟妹們從屋內跑了出來，聯合了別家的孩子們在他的四周喧嘩地嬉戲着，街角上有一盞電燈，照耀着他們的嬉戲。他們知道，喬納是煩躁而易于惹怒的；可是他們的冒險精神却引誘他們去戲弄他。他們彼此握着手，並用他們的身體搖搖擺擺地打着拍子，向着